

嗜睡的修车匠

■邵梓轩

老爸的新声像一台快散架的老式发动机,轰隆隆地响,听着令人心烦。

他干汽修二十多年,工装从来没真正干净过——机油渗进布料,漆点泥印嵌进纤维,手洗也搓不掉;头发总是乱糟糟,指缝里的黑垢像长在肉里。夜晚回出租屋,半杯白酒下肚,沙发、板凳、水泥地,不挑地方,挨着就睡,呼噜声顿起。起初打招呼他还“嗯”一声,再无二字;久了,眼皮耷拉,眼睛越眯越细。

偶尔,他靠着藤椅看我练书法。我铺毛毡蘸墨落笔,他拍手说写得好。我问好在哪里,回头,见他眼微闭,鼻子里哼出一句“写得好。”

五年级暑假,学校布置实践作业。我蹲在修理厂递扳手,他拆解发动机,手指顺油路一摸便能判断故障位置。我问他这本事怎么练的,他拧着螺丝头也不抬:十五岁当学徒,前后折废七八台发动机,睡在零件堆里,梦里拧螺栓,烟灰掉手背烫得一缩,又埋头继续干活。他从不提起自己初中没读完,手上的老茧就是全部答案。

姐姐去年备战高考,书房灯亮到凌晨。老爸躺沙发发出的新声,一阵阵地门缝钻。姐摔笔、揉草纸,后来习惯了;再后来新声忽断,她笔尖悬在试卷上等一会儿,新声续上才往下写。老妈数落他吵的那晚,姐从书房探出半身:“老妈,他不在家,我睡不着。”

之后老爸一直睡修理厂。我们打电话催他回,不接;发微信,回“厂里活多,加班呢”。偶尔送水果牛奶到姐校门。姐姐悄悄告诉我:有一回橙子放门卫,她拿时发现果皮上一道黑印,没擦干净,就连着印子剥开吃。

台风那晚,我躺床上睡不着,“轰隆”一声雷响,老妈跑来:“快,一起去接你爸,风太大!”

我一骨碌爬起抓外套跟出去。楼道大风拍窗,上车那瞬,雨点顺风口灌进衣领,直打寒颤。

远远望去,修理厂卷帘门半敞,电动车被大雨淋透停在门口。路灯被风吹得摇摆,雾气之中一辆消防车泊在水洼中,警示灯一开一合。老爸趴水坑中,积水没膝,雨打后背,工装湿贴。消防员递雨衣给他,还为老爸点了一支烟。他咬着烟,左手拆线路盒,右手拧扳手不停的忙碌……

我跟老妈下车快步奔上前,举伞挡在他的头顶上,雨水顺伞骨淌。他始终没有抬头。

一个多钟头,消防车点着了。消防员掏手机扫码付款,老爸满脸油泥,摆了摆手:“救灾的车,不收钱。”消防员一时愣住。他收拾好工具箱往车间走去,来不及更换湿衣服,侧身躺在旧布沙发上,几秒就睡着了。头顶灯光光线惨白,角落积着灰尘。

老妈站门口喊他回家,毫无反应;再喊,依旧不动;伸手轻推肩膀,他翻了个身,含糊嘟囔几句,听不清话语。我们拉他胳膊,他睁眼看看惨白的灯管,又缓缓闭上,许久才勉强撑坐起来。

返程途中,雨小风未停。老爸瘫在后座,头靠车窗,玻璃起雾。车一颠,头滑落搭在我肩上。我伸手轻轻托住,无意间碰到他右手手背——满是裂口,厚厚的老茧粗得硌手。车厢里新声再次响起,一声接着一声,像发动机终于平稳运转起来。

前方,那辆消防车鸣笛渐行渐远,鸣笛声漫漫消散在风雨里……

(作者系广东省东莞市香市中学八年级二班学生)

牦牛走过的地方

■黎泓池

高三那年,我被一道地理题绊住了。题目为:青藏高原的草原上为什么老鼠稀少?我洋洋洒洒写下天敌多、气候寒、食物少,甚至自作聪明地补了一句“牧民养猫”,自以为面面俱到。结果答案揭晓时,全班哄堂大笑——因为牦牛走来走去,会把老鼠洞踩塌,所以老鼠没地方住。

笑过之后,我盯着这行字看了很久。我写的每一条都是书本上的标准逻辑,天敌、气候、食物。可偏偏漏了那个最笨、最直白、最不像地理答案的答案。学了那么多年的生态学,满脑子都是食物链和栖息地,却忘了最基本的道理:房子塌了,动物自然没法住。

我拿着卷子去找地理老师,他正对着窗台上的仙人掌喷水。听完我的愤愤不平,他放下水壶说:“你见过牦牛吗?”

“在电视上见过。”

“电视里看不出体重。”他比划着,“一头成年牦牛将近一吨,每走一步地表十公分的土层都会震颤。老鼠挖洞讲究土层结构,土层被反复压实洞穴就挖不成了。你光想着天敌、植被,忘了最朴素的道理:力气大的说了算。”

我嘟囔道:“这算什么地理?”

老师笑了:“地理里什么都有。山怎么长、河怎么拐弯、风怎么吹,连牦牛踩老鼠这种细碎现象都有。地理不是你在教室里推理出来的等高线和洋流图。真正的地理,是你把脸贴在地面上,书本上找不到答案的时候,就去泥土里踩一脚就知道了。”

那年夏天,我去了若尔盖。远处牦牛群缓慢地移动,像乌云在地上挪。草地上散布着塌陷的小坑,旁边有老鼠跑过的痕迹。我蹲下身,伸手按压被反复踩踏的土地,坚硬得像砖块一样。课本上的理论,用几条规律概括世间万物,仿佛一切皆可预判。但草原并不拘泥这些理论,它只用被踏硬的土地给出回应。推理是人类的自负,大地自有它的脾性。

后来在城市里租房,隔壁的工地在打夯,整栋楼跟着震颤。夜里躺在床上,墙皮簌簌地落下,那股从指尖麻到骨头的震感忽然又回来了。原来城市也有城市的脾气,和当年牦牛的蹄声一样,不会和你讲道理。那一刻,我和那只小老鼠没什么两样,都在担心头顶上的动静。人类对老鼠下毒、下夹子、养猫,花样百出;可草原上的答案更干脆——既然解决不了老鼠,就解决老鼠的房子。换一个角度,问题就不复存在了。想到这些,我不禁笑了。

笑着笑着,又觉出一点别样的味道。这世上有多少“老鼠”,就就业业地打洞屯粮,浑然不觉头顶正有一头牦牛缓缓走来。牦牛本无意针对谁,它只是在散步,低头吃草。可见蹄落下,便能让一只老鼠毕生的经营化为乌有。许多看似坚不可摧的事物,在更宏大的力量面前,都不堪一击。

可那只小老鼠也活得明白。房子塌了就塌了,它不申诉,不维权,转身就去另打一个新洞。草原上到处是被踩塌又重挖的痕迹,新旧交叠,看不出半点哀戚。老鼠世世代代住在草原上,只是早就学会了避开牦牛常走的那条路。

其实,当年的标准答案后面还有一句话,老师没让我们记。他说,老鼠走了,地下的草籽就能发芽,牦牛就有更多的草吃。一环扣一环,万物之间,并无刻意的为难。

如今,我偶尔会梦见草原。牦牛慢慢地走着,身后是一个个小洞,洞里住着搬了家的老鼠,洞边长出新鲜的草芽。天宽地阔,谁都有自己的活法。

从那以后,我不再轻易说“怎么可能”。这世上多的是想不到的答案,比如老鼠没房子住,比如草籽静等春天,一头牦牛漫不经心走过的脚步,改变了整个草原的命运。真正的答案,就印在每一寸被压实的土地上,蹲下去用手指触碰,就知道了。



红心铸魂： 从夹金山到三尺讲台

■贺树洪

川西高原藏烽火沧桑
长征印记刻民族山乡
大渡奔涌英雄壮怀
彝海同心共鉴荣光

夹金风雪砺初心滚烫
草原英魂伴岁月悠长
九秩风华精神永驻
红韵书香浸润课堂

讲台承继先辈信仰
笔墨点亮少年志向
扎根民族教育沃土
丹心续写时代华章

各族儿女胸怀家国
赓续征程奔赴远方
以青春承红色薪火
守初心筑盛世脊梁

作者简介:贺树洪,四川省阿坝州教师。扎根川西高原教育一线28载,长期致力于将长征精神融入课堂教学,以笔墨传信仰、丹心育桃李。

雨落时,梦起处

■李娜

我与雨的缘分,始于十八岁那年踏入川西的古镇。阿坝师范学院枕在水磨的青山绿水间,一年里,倒有大半时光浸在雨里。我的青春,便在这潮湿的氤氲里,悄无声息地抽了芽,生了根。

初入校园的那天,车窗外细雨绵绵,丝丝缕缕织就天地间的帘幕。远处街灯晕开光圈,唯有车轮碾过湿路的沙沙声,填满清晨的寂静。我低头静坐,心底泛酸,一言不发。临行前的雀跃早已消散,心头沉甸甸的,家中温暖的被窝、母亲熬煮的热粥,都将随车程远去。天光漫进车窗,浅浅覆上我的衣袖,我下意识攥紧母亲的衣角,彼时只知雨落催人别离。

车抵古镇,雨势暂歇,微凉的风裹挟着湿润气息扑面而来。校门口人声鼎沸,连片的红色迎新帐篷暖意融融,冲淡了清冷的天色。我步履迟缓,被涌动的人潮推着前行。回头望去,母亲依旧踮着脚,在攒动的人群中遥遥望向我的方向。就在这一刻,细雨再度飘落,慢慢模糊了她伫立的身影。初入他乡的第一场雨,落满了离愁。

大学最初的时光,是被雨水浸透的,连心情都仿佛能拧出水来。无休止的淅沥声里,手机屏幕跳动的社团邀请、竞选通知,都成了烦扰。我缩进沉默的壳里,被贴上“孤僻”的标签。曾经为高考奋笔疾书的充实感荡然无存,我只觉得自己像一件晾不干的衣裳,在漫长的雨季里,慢慢滋生着霉斑。

我常常独坐在图书馆,唯有书页翻动的沙沙声,能勉强填补心底的空落。有一回,读到一篇现代文学作品,遇到想不透的问题,便想发消息请教张老师——那位看起来温和的先生。删删改改许久,才按下发送键。没想,老师没有文字回复,反倒直接拨来了语音电话。

我快步走出阅览室,走在多雨的校园小道上。忽然注意到,雨滴积在叶子上,微微闪耀,宛如清冷的星星,遥远而微妙。我伫立良久,看它们在风中轻轻颤抖。它们仿佛带着往昔的记忆,逐渐在我的世界里清晰起来。电话那头,张老师的声音仿佛透着玲珑的露光,慢慢发亮。她耐心解答,又鼓励我用自己的语言去表达、去创作、去思考。

那通电话后,一种久违的、被“看见”的温暖,轻轻叩开了我的心门。从那以后,每次走进现代文学的教室,我心里都是踏实的。下课后,我总爱跑到讲台边,缠着张老师问难题,或是聊我对作家作品的看法。一次闲聊,她轻轻拍了拍我的肩:“你身上有股静气,又肯沉下心琢磨,适合做学问,再勇敢一点。”那天走出教学楼,雨还未停,我却步履轻快,连溅在裤脚

的泥点,都显得那般可爱。

她也会时常在我朋友圈底下留言鼓励。换作以前,我不会把生活的灵感发在朋友圈,怕被人看作矫揉造作。但我努力与她交流,渴望有更多话题。记得我把创作的诗歌发给她看,虽有些自信,却也忐忑。她回了预期的赞扬:“情感很丰富。”听了这话,我有些小小得意。实际上,那是第一次尝试诗歌创作,作品并不成熟,但那时的我相信了她的话,就像小孩子始终愿意相信星星的神秘。人总有点向往,太理性了,反而会拘泥于现实。勇敢,便是有所期待,才会前进。

日子倏忽而过,转眼步入大四。我前往八一小学实习,日日往返于实习学校与校园综合楼之间,像一只定点迁徙的候鸟。实习的忙碌挤占了大半备考时间,焦虑缠绕着我,深陷考研时间不足、唯恐落榜的惶恐之中。

一日返程途中,大雨骤然倾落,豆大的雨点噼啪敲打伞面。我撑伞蹚着积水前行,恰巧遇见了张老师。压抑许久的心事脱口而出,语气满是颓丧:“时间不够,我怕考不上。”

张老师闻言温柔浅笑,目光澄澈温和:“三年来,你一直都很认真。”她稍作停顿,轻声宽慰,“过程远比结果重,能拥有一段潜心备考的时光,已然珍贵。”

这番话给予我莫大的慰藉,心头的阴霾渐渐消散。此后,雨声潺潺,一步步踏过的泥泞,记录着一页页翻旧的时光,我渐渐与自己和解,雨声成了我背诵最好的背景音乐。

考研落幕后的许多夜晚,我总爱在雨停后独自漫步。踏着湿漉漉的石板路,偶尔溅起的小水花蹭到脚踝,凉丝丝的。空气里混着泥土与青草的淡香,吸一口,清甜漫到心底。沙沙的叶响,连同自己清晰脚步声,都让人觉得舒服极了。

走着走着,我忽然发现,自己不再逃避雨天了。从故乡到他乡,绵延青春的雨季,藏着若隐若现的梦。雨落时,虽不如阳光明澈,但梦起处,总能让我心安。

点评

一场雨,勾连起大学四年的成长,也串联着一段如雨般温润的师生情谊。文章以“雨”为线索,细腻描摹了主人公从离愁、迷茫到自信、和解的心境变迁。语言清新温婉,情感真挚动人,于平淡日常中见青春力量,字里行间满是成长的温柔与坚韧。

指导老师:高璐
(作者系阿坝师范学院22级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)

那山岭上的守望者

■江初昕

我的家乡读书之风盛行。偌小一座村庄仅四十来户人家,却坐落着一座敞亮的学堂。正是在这里,我读完了小学三年级,启蒙恩师程进杰先生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,他的教诲至今犹在耳畔。

当年的村小,三个年级仅由程老师一人执教。他本是公社派下来的民办教师,因村庄地处偏僻,需翻越重重山岭方能抵达。此前,曾有数位老师因耐不住深山的寂寞而相继离开。眼看我们这帮“野孩子”面临失学,村长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。

那年秋季开学前夕,村长终于带来了好消息:一位刚退伍的年轻人明日即将来任教。众人欣喜之余,心里也藏着一丝疑虑:这位程老师,会不会也是“飞鸽牌”,待不了几天就转身离开?

开学当天,村长召集村里所有孩子,每人手持松柏枝叶与漫山遍野采来的野花,列队村口恭候。须臾,锣鼓声渐近,山岭下走来一支队伍。为首的是一位身着军装的年轻人,肩挎帆布包,身后跟着几个扛着被褥、木箱的壮汉。程老师中等身材,面容清癯,眉宇间透着军人的威严,却又在谈吐间流露出几分幽默活泼。他走近我们,和蔼地摸了摸每个人的头。在操场中央,他从帆布包里掏出一把水果糖,每人分两颗。初来乍到的程老师,便以此举在我们心里扎下了根。

程老师虽是见过世面的退伍军人,但对环境的艰苦早有心理准备。他将校舍与住处打扫得一尘不染,又在四周种满花草。因地制宜,就地取材,他在操场上搭建起简易篮球架和高低杠,还用砖头砌成乒乓球台,让沉寂的山村学堂焕发了生机。

我尚年幼,对程老师并不惧怕,终日跟在他身后嬉戏。然而,别看他平日里亲善可掬,一旦站上讲台,仿佛换了个人。秋季开学的第一天,我和同龄伙伴背着崭新的书包,兴奋地踏入学堂。程老师按身高排好座位,手中细长的竹鞭一扬,郑重开场训话:“读书人要懂礼貌、讲规矩。坐坐腰背挺直,脚放平,肩要直;上课不许东张西望,不许吃东西,更不许大声喧哗。”这番话,瞬间震慑住所有人。全天功课练习“坐功”,把这一众猴子似的野孩子憋得苦不堪言,放学铃一响,大家便争先恐后地爬树翻墙头,将憋屈的劲儿全发泄出来。

次日,大伙对读书的兴趣大打折扣,纷纷赖在家中不肯返校。母亲强行将我拖出,我死死抱住校门口一棵梨树的树干,执意不进校门。这时,程老师走来,示意母亲不必理会,只管去忙农活。待母亲离去,我孤立无援,只得悻悻松手,硬着头皮进了教室。从这天起,我对程老师生出几分胆怯与生分。

在程老师的苦心经营下,山村小学气象一新,他也由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。后来,乡村通了公路,办学条件日渐好转。然而九十年代打工潮兴起,不少青壮年携子女外出求学,生源日渐稀少。教育部门整合资源,村里的小学被撤并至五里之外的中心小学,程老师也随之调任。

离别那天,乡亲们依依不舍,眼圈泛红。程老师却饱含深情又不失风趣地说:“我来时还是青头小伙子,不想一待就是八年多。乡情淳朴呀,想说再见口难开。好在中心小学离得近,我日后还可以挨家挨户去蹭饭吃,哈哈!”一席话逗得强忍泪水的乡亲们破涕为笑。

后来,我考上了大学,成为周边十里八乡难得的骄子。得知喜讯,程老师特地赶来,赠予我一支派克钢笔和一本笔记本。他说:“能教出你这样有出息的学生,也是我这辈子最大的荣耀。”当着一众乡亲面前,我望着程老师斑白的鬓角,深深地鞠下一躬。

前些年,程老师从小学校长的岗位上退了下来。他倾尽毕生心血,呕心沥血扎根于乡村基础教育。世事变迁,我也几经工作调动,但无论身在何处,程老师送的那支派克钢笔始终随身携带。每当夜深人静,摩挲着那支钢笔,眼前便浮现出程老师温厚而严峻的目光。他那厚德载物、雅量容人、操守严明的品格风范,言传身教,让我受益终生。